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九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徐天柱

謄錄監生臣陳塏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八

宋 李燾 撰

英宗

治平三年夏四月甲申朔觀文殿學士戸部侍郎孫沔自環慶改帥鄜延未至卒于道贈兵部尚書謚曰威敏沔居官以才力聞强直少所憚然喜燕遊女色故中間坐廢妻邊氏肅之孫悍妬為一時所傳撿賜謚在何時去年五月始自

河中移慶州

丙戌禮院言濮安懿王建廟當行祭告而宗樸喪服未除請權以本宮諸弟攝事其祝文令教授為之初命翰林學士馮京撰祝文京言本院未有體式乞下禮院議禮院議稱皇帝某謹遣官恭告于親濮安懿王既而以詔俾王子孫奉祠事乃更定此議　帝嘗以稱親之議質於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王獵獵以為不可帝曰王相待素厚亦當爾邪獵對曰臣被王恩厚故不敢以非禮

名號加於王所以為報也熙寧二年十月壬子當考　容州觀察使宗旦同知大宗正司事宗旦居所生母喪以孝聞始請別擇地以葬歲時奠祀後著為法宗室別擇地葬所生母當自有日月今附見

己丑賜工部侍郎致仕皇甫泌帛一百疋泌獻所著周易精義等書上曰泌老不廢學貧而守節可尚也故有是賜　賜真定府僧懷丙紫衣初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牛沒于河募能

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鈎牛徐去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故有是賜

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集賢修撰陸詵為兵部郎中鄜延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　贈皇后弟内殿崇班高士林德州刺史士林將家子獨喜學上嘗以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此則為良吏矣每欲進擢后屢辭既卒始追贈焉明年又贈節度使

乙未潁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邵亢知制誥知諫院兼

判司農寺於是上謂潁王曰翊善端直朴厚已擢爲諫官矣王頓首謝　金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天章閣侍講傅卞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卞議濮王典禮與執政意合故驟進卞本傳云上疏言外戚可以豫防姦邪無狀所當深察富弼有大臣之器不當在外當考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賢院充潁王府翊善令於皇子兩位供職

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奏曰自少已來略涉羣史竊見紀傳之體文

字繁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於
帝王日有萬幾必欲徧知前世得失誠為未易竊不自
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採他書凡關
國家之盛衰繫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
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
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見甚
博私家區區力不能辦徒有其志而無成頃臣曾以戰
國時八卷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

此書或别有編集若續此書欲乞亦以通志為名其書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翁源縣令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習史學為衆所推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庶使早得成書不至疏略詔從之而令接所書八卷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劉攽代之恕均州人君錫良規之子也攽敞之弟也　司空致仕鄭國公宋庠卒帝方以災異避正

殿有司誤奏毋臨喪乃為挽辭二篇賜之贈太尉兼侍中謚元憲帝為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自應舉時即與弟祁以文學名擅天下尤工詩賦一時進士共學之愛祁甚篤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尤畏法在揚州使工鬟堂塗取卮酒與之後知誤取公使立償之而取予者皆被罰其為相儒雅練故事自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弗為也

沈邈嘗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及庠在洛陽邈子為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是安足罪也人以此益稱其長者

戊申河東轉運使集賢校理工部郎中吳充為鹽鐵副使上雅知充前此數問充所在會充入對上諭以教授時事嘉勞之居河東才半歲即召入

樞密副使禮部侍郎胡宿累乞致仕庚戌罷為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殿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郭

達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達始於是知制誥邵必當制草詞以進而言達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望留誥勅與執政熟議弗聽達既入西府衆多不服或以咎韓琦琦曰吾非不知達望輕也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達當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已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達知諫院邵亢御史吳申呂景交章論祖宗朝

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徳用狄青勲勞為天下所稱則可違黜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案此事續綱目在三月宋史為二年事俱與此不合

壬子詔流内銓磨勘選人願入職官者與循資注官令任還無贓私罪及私罪杖已下情輕者有舊舉主三人或新舉主二人與磨勘引見歲選人充京官者自今以三分之一舉令録判司簿尉充職官舉主滿三人歷任無贓私罪或私罪杖以下情輕者判司簿尉有出身三

考無出身四考與注合入職充縣令須到任一考乃得舉所以分減舉者數省京官也此本志語嘉祐五年八月有京官舉主三人者為職司自此遂著令

司天監奏彗星寖微羣臣詣閤門拜表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自是三表乃許之

五月甲子同判流内銓蔡抗言伏見係磨勘奏舉候次引對選二百五十人一歲引見不過百人計須二年半方可引絶檢會編敕在朝文臣知雜御史以上武臣觀察使以上各許舉外任選人充京官安撫發運轉運使

副提點刑獄知州軍通判各舉轄下選人充京官縣令
今將南曹逐年舉狀約一千九百員被舉者既多故磨
勘者益衆朝廷雖於引對之際限以班次然内外舉官
之數未嘗略有裁損本源未窒徒抑其流故選人日月
滋引且今天下吏員有限每一官之闕初授已替并見
任者率三人故使除授益難能否共滯若不稍為更改
恐久而不勝其獘乞權罷在朝文臣知雜御史以上武
臣觀察使以上每年所舉京官在外安撫使以下至通

判逐年所舉京官縣令各量本處在任吏員多少於舊數十分内量減三五分僥員少即依舊臣伏思朝廷更張法制抑太甚之弊蓋有材者不患見遺僥倖者則所不欲況今來只是減損臣僚所舉人數即不增添選人考第舉主在人情亦無所觖望乞委近臣參酌施行詔在京文臣知雜御史以上武臣觀察使以上每歲舉幕職州縣官充京朝官二人今後並罷蔡抗疏可以見當時歲舉改官及磨勘引對人數本志刪取甚略今從會要

乙丑詔河北戰兵三十萬一千餘人陜西戰兵四十五萬九百餘人并義勇令本路都總管常加訓練毋得占役時邊臣或奏請增兵朝廷以為兵數不少故降是詔

是日彗行至張而沒彗之未沒也言者多以為憂或告韓琦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為乎此據日記

戊辰上謂宰臣曰朕日與公等相見每欲從容講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煩多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

者歸有司中書降勑而已

庚午詔中書樞密院自今朔望會于南廳吏部流内銓進編修銓曹格勑十四卷詔行之　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刺史叔褒領文州團練使初制宗室入學十五以上通兩經者大宗正以聞命官試論及大義中者度高下賜出身或遷官至是叔褒試所學中故有是命叔褒德恭曾孫也

丁丑屯田員外郎王克臣子孝莊爲右屯衛將軍駙馬

都尉賜名師約以尚德寧公主故也初上數稱唐公主
下嫁多名人及選得師約承衍曾孫其父子皆業進士
令至宰相第試以詩并其所業賦一編進御召見清居
殿又諭以毋廢學後又出經籍及紙筆硯墨賜之
六月乙酉駕部郎中知磁州李田監淄州鹽酒稅務嘉
祐六年始置考課法至是考課院言田再考在劣等故
有是命坐考劣降等自田始
丁亥免陸詵正衙令入見上勞問之曰卿嶺外處畫無

不當者鄜延最當敵道故選用卿今將何施為詵曰邊事難以遥度抑未審陛下意務在安静或欲示威也上曰大抵邊陲宜以安静為務昨見王素言朝廷與帥臣常欲無事自餘將校無不欲生事要功者卿謂此言如何詵曰素所言是也陛下能責任將帥令疆埸無事即天下幸甚上稱善勉之

辛卯太常博士劉庠為監察御史裏行庠私議濮王事與執政意合故命以言職

壬辰詔司農寺置主簿一員　贈故霸州文安縣主簿太常禮院編纂禮書蘇洵光禄寺丞所修書方奏未報而洵卒賜其家銀絹各百兩疋其子殿中丞直史館軾辭所賜求贈官既從之又特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洵與安石游而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洵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

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跡闊而難知變化而不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

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顔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僕隷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人情也哉凡

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患雖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之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洵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張方平嘗論洵曰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安石丁憂乃嘉祐八年八月

戊申又從三司使韓絳奏請置管勾三司使廳都知雜司公事文簿一員命屯田員外郎梁端為之後數日上謂宰臣曰近以梁端管勾三司使廳公事副使判官得統攝否對曰此特判使之屬也上曰三司使權甚重以小官而須使務必藉勢為姦可追罷前勑宰臣以三司甚重舉一官不從恐非委付之體上曰不然人主過差人臣當規正豈人臣之誤人主不得而改也卒罷之此事

據三朝史志月日據會要

己酉御崇政殿疏决在京繫囚

壬子改清居殿曰欽明召直集賢院王廣淵書洪範於屏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為朕方屬多事豈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遂進景論七篇明日復召對延和殿謂廣淵曰景所説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為馭臣之柄尤為善論朕遇臣下常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明斷此屏置之坐右豈特無逸之戒

秋七月甲寅屯田員外郎吳申為殿中侍御史初劉庠舉申自代上曰朕固知申遂擢用焉庠申門人也自傳下議濮王事稱旨庠及申私論與卞協故相繼並居言職

乙丑奉國留後號國公宗諤為保靜節度使於是濮王子孫及魯王孫各遷官一等遷者凡二十人上之為皇子辭疾不肯入宫詔本位長屬敦促宗諤最長於時勸行及上即位宗諤上十餘章論功上不得已特遷奉國

留後中書召知制誥韓維命辭再三屬之曰語勿太深
宗諤在藩素嫉上宗諤有庖夫善為羊膾上使之為膾
兩盤宗諤見問之對曰十三使之膾也宗諤怒毀器覆
肉笞其庖夫宗諤性陰狡所惡婢妾往往鴆殺之
八月己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崇文院檢討呂公著
知蔡州公著嘗言濮安懿王不當稱親及須諱於天下
又請追還呂誨等皆不從即稱疾求補外官上曰學士
朕所重豈得輕去朝廷家居者百餘日上遣內侍楊安

道即家敎諭且戒安道曰公著勁直宜徐徐開曉語勿太迫也又數令公著兄公弼勸之公著起就職才數月復上章請出而有是命

己酉知制誥判國子監蔡抗言臣近累准朝旨令舉諸宮院大小學教授欲乞今後諸宮院教授有闕並下兩制輪舉所貴各舉所知以盡天下之才詔今後諸宮院大小學教授有闕令國子監與學士舍人輪舉此據會要八月

十五日事熙寧元年五月庚辰有詔

九月癸丑知制誥史館修撰蔡抗為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修撰知定州上謂抗曰弟行且召卿矣軍士番戍婦人游佚於外歸輙首原抗下令無得首必按以法戍兵感之

甲寅改簽書樞密院事郭逵父贈左神武軍上將軍斌為左驍衛上將軍先是國朝除環衛誤以六統軍為上將軍至是改之

乙卯命知制誥宋敏求題濮安懿王及三夫人廟主于

圖
丙辰幸天章寶文閣命兩府觀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王珪所書仁宗御詩石刻初仁宗立上為皇子珪請對而後草詔後有間珪者是日上御蕋珠殿召珪設紫花墩賜坐勞問久之詔中書授珪兼端明殿學士且諭曰執政員闕即命卿矣翌日又賜盤龍金盆一珪皇恐謝上謂曰朕知卿忠純有守曩者有讒語朕今釋然無疑故有此賜珪頓首曰非陛下保全何以至此

帝欲去官冗之患獻言者皆謂三歲一磨勘其進甚亟稍遷以至高位故獲蔭者衆詔兩制詳定最初刋去姓名其言曰伏見審官院京朝官以上磨勘轉官者舉一歲中約有千數其因職任陞擢者尚不與焉按國朝會要真宗用諫官孫何等疏遂罷郊祀序進之制即令有司考其殿最臨軒引對親加陞黜又令審官院考較京朝官令任五年以上磨勘無贓私罪即以名聞當議遷秩又令在京臣僚已經三年磨勘改轉後依舊勾當直候得替

後更及三年再令磨勘當時條制雖前後不同然大抵
不限定三年亦不以在任得替一例磨勘今自寺監主
簿以上率三歲遷外任者不俟替歸在京者亦無俟替
别限年磨勘之制至有待闕于家動踰歲時居無職事
禄廪不絶茍及三年則又磨勘臣謂考課之弊無甚于
今而亦無速于今也欲乞朝廷檢詳舊制以見今内外
京朝官及兩制以上磨勘之法别立中制雖未能盡如
虞舜三考陟黜之典且復祖宗之制亦庶幾抑僥倖之

獘矣權御史中丞彭思永相繼言乞今後前行正郎該磨勘依轉大卿監例俟四周年方得施行及自歷任正郎後須得舉主五人内有本路提轉及大兩省三人方與改轉少卿監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同知諫院傅卞言乞今後京朝官至員外郎且依舊年限磨勘外其前行員外郎入正郎磨勘並限四周年至前行郎中更不許磨勘兩制臣僚自待制以上並乞五周年磨勘至諫議大夫更不許磨勘殿中侍御史吳申言乞從今裁

節如有前行郎中合轉少卿監者且令權住先立定員數俟有闕則以次遷授仍以歷任年深無贓私罪或曾歷職司差遣不經責降或前後歷官可稱及素有文行者先次遷轉前行員外郎合轉郎中及太常國子博士合轉員外郎者亦且權住先立定員數俟有闕則以次遷補監察御史裏行劉庠言欲乞少卿監合磨勘轉大卿監者如年已及七十已上更不許磨勘監察御史裏行蔣之奇言兩制已上皆四年轉兩官比京官乃是二

年一轉欲乞兩制亦依京朝官制五年磨勘轉一官至
前行郎中後更添左司郎中一轉於是翰林學士承旨
張方平等奏檢詳祖宗朝中外官不立遷轉條限大中
祥符八年始降詔京朝官並以三周年令審官院磨勘
引對與轉官是時仕路猶清官員數少厥後及今五十
餘年約祥符初畧計十倍以故員多闕少坐糜禄俸才
否無辨差遣不行考課之法難復施用官制之獘無甚
於此今詳定且欲自京朝官以上磨勘一例各展一年

陞朝官至後行郎中更不磨勘其才望或有勞績或因繁難任使即自朝廷甄擢蓋登仕陞朝累至正郎奏蔭子孫稍奉法循理自應至州郡長吏以此處常調固已為優厚其待制以上既處顯近請遵祖宗故事更不磨勘若因事功或因寄居任上自聖衷推恩遷改應見資品已高各據所居官止自餘條例一切仍舊其任卿監不曾歷職司差遣只自常參官累遷者並送審官院依例差遣其老或疾陳乞留臺宮觀監當者更不磨勘如此

則操柄歸於君上勸沮行於朝廷人材有所甄別重難
煩劇之地可以用人事體均平簡而易守此於祖宗之
制猶為優也癸亥詔曰朕惟制治之本必始於官設官
之方其亦有擇國家承累聖之祚躋時丕平既假省寺
之官出釐庶務復許以三祀俾之一遷歲月既深吏員
猥積雖海宇至廣工師實繁以官率人倍者數矣肆我
臺閣數陳其故兹用博議審求臧謀而封章亟來請從
更制朕嘉與卿士圖惟厥中庶幾流獘由此其息自今

待制已上自遷官後六歲無過則復遷之有過亦展年至諫議大夫止待制以上六年一遷官至諫議大夫止不知何年卻改此法當考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仍以七十員為定有闕即檢勘前行郎中遷官及四歲以上校月日之久者以次補之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如別有勞績或因要重任使特旨推恩者即不在此例此據會要及當時頒降條貫冊今實録正史止載詔書餘並削去要似可惜故復存之初獻言者當考其姓名張舜民浮休小史云京朝官四年磨勘原無著令熙寧中審官院牽行之至今為常格案此詔書及臣僚申請甚備安得謂無著令豈舜民未考乎

乙丑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言臣竊見嘉祐五年陳旭言三班院供奉官以下八千八百餘人乞裁冗濫立條制于時定議事頗酌中旭始言八千八百餘員及此又已五年數當增倍具濫如此而不云救何以立憲度建治功乞下兩府檢會前議早為裁定須行亦振起頽弊之一端也詔以付樞密院而計三班見使臣六千五百三十四人而已遂無所更議　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馬默守本官通判懷州初默彈奏濟州防禦使李珣

犯銷金并匠人送開封府官吏不能正其罪又言宗恵女使當如法録問且請自今外人罪連宗室大辟皆録問然後斬又言國子監直講劉放輕薄無行多結交富貴舉人不可為開封試官又言萬及等所壊倉米十八萬石當治米所以濕恐并劾提點倉場李希逸以不覺察而及等實由希逸舉發黙除御史時放有戲言黙用此怒故妄彈奏放黙又屢言濮王不宜稱親上以為踈繆故黙之御史劉庠奏乞留黙弗聽黙本傳云上疏以劾歐陽修郭逵不

言乞留御史今從實錄

皇城司嘗捕銷金衣送開封府推官竇卞上殿請其獄會有以内庭為言者上疑之卞曰真宗禁銷金自掖庭始今不正以法無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禁之意上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此爾詔卒如卞請此事與李絢不同時今附見馬默罷御史之後當存考

庚辰知諫院傅卞言風聞貴戚奏薦恩澤未經減定或託以親戚濫及高貲商販之徒詔自今妃嬪公主以下

非有服親若有服親之夫無得奏薦

是月夏國主諒祚舉兵寇大順城入寇柔遠寨燒吹且等三村柵叚木嶺初環慶經略安撫使蔡挺斥候嚴明知諒祚將入寇即遣諸將分屯要害以大順城堅雖被攻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副都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敕近邊熟戶入保清野戒諸寨無得逆戰諒祚將步騎數萬攻圍大順三日蕃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諒祚衷銀甲氊帽以督戰挺先選強弩分列於壕外注矢

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張玉募膽勇三千人夜出擾賊營賊遂驚潰上遣中使賜挺手詔慰勞諒祚退屯金湯聲言益發步騎且出嫚辭須己得歲賜復攻圍大順城鄜延經略安撫使陸詵言朝廷積習姑息故敵敢狂悖不稍加詰責則國威不立即止其歲賜銀帛牒宥州問故上喜曰固知此人可倚也詔詵得宥州報具聞而諒祚果大沮盤桓塞下取糧而返卒不敢入寇又顧歲儉貪得賜物乃報言邊吏擅興兵行

且誅之案續綱目以此為四月中事

冬十月壬午朔以仙遊縣君任氏墳城為園從禮院所奏也

癸未遣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齎詔賜夏國主諒祚問所以入寇之故仍止其歲賜銀帛陸詵言敵頗順矣不若且賜時服因以詔問之彼必感懼今特遣次公敵多姦或疑朝廷畏已則未遽服也不從

甲申戶部判官直集賢院王廣淵直龍圖閣兼侍讀集

賢殿修撰周孟陽兼侍講帝不豫廣淵憂思忘食寢帝
自為詔以慰安之曰朕疾少間矣
乙酉詔兩日一御邇英講讀時上已不豫然近臣尚未
知也於是皇子潁王等引仁宗故事以請從之
丁亥詔曰先帝以士久不貢則怠於學而豪傑者不時
舉故下間歲之令冀以得人而自更法以來其獘寖長
何者里選之牒仍故而郡國之取減半計偕之籍屢上
而道途之勞良苦朕甚閔焉其令禮部三歲一貢舉天

下解額於未行間歲之法已前率四分取三分禮部奏名進士以三百人為額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本志云自是恩典不增而貢舉緩士得休息官以不煩矣今削去　同簽書樞密院郭逵為陜西四路沿邊宣撫使兼權判渭州逵懇辭簽書上曰初欲授卿宣徽使慮外人以為罷政第領樞職往重使權自呂餘慶以參知政事權知成都府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逵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

甲午詔宰臣參知政事舉才行士可試館職者五人先

是上謂中書曰水潦為灾言事者多云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之路太狹誠當今所患臣每與韓琦等論議未合上曰何謂進賢路狹中書嘗所進擬者其人皆如何修曰自富弼韓琦當國以來十數年間外自監司内則省府官比類選擢甚精時亦得人比於往年絶不同也然皆是錢穀刑名强幹之吏此所謂用才也如臣所言進賢路狹謂館職也上曰如何修曰朝廷用人之法自兩制選居兩府自三館選居兩制然則三館

者輔相養材之地也往時入三館有三路今塞其二矣此臣所謂太狹也上曰何謂三路修曰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二路也因差遣例除三路也往時進士五人以上及第者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有不下十年即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及第兩任凡十年方得試館職而第二人已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隨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館閣闕人與試而館閣人初無員數無有闕時則上簿者永無試期是薦舉一

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違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所謂進賢路太狹也新格置編校官八人皆用選人歷七年乃自校勘除校理此外未嘗有所擢用臣謂此八員者宜仍舊他員或闕即令中書擇人進擬庶無遺賢上嘉納之故有是詔因謂輔臣曰館閣養才之地比欲選數人出使無可者公等其各為朕搜揚雖執政親戚世家勿避朕當閱可否於是韓琦曾公亮歐陽修趙槩等所舉蔡延慶夏倚已見嘉祐二年王汾葉均劉攽已見嘉祐八年

章惇胡宗愈王存李常張公裕王介已見嘉祐六年蘇梲安燾已見嘉祐八年蒲宗孟陳侗陳睦李清臣已見治平四年朱初平黃履劉摯凡二十人上皆令召試琦等以為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舉苟賢豈患多也乃令先召權提點陝西刑獄度支員外郎蔡延慶等十人餘須後試延慶齊子汾禹偁曾孫均青臣子惇德象族子宗愈宿弟子存丹陽人常南康人公裕江原人梲頌弟燾開封人宗孟新井人侗莆田人睦侗弟初平昂孫履邵武人摯渤海人也

朱史修傳云詔韓琦曾公亮各舉六人歐陽修趙槩各舉五人與墨史及此云二十人數不合當考劉攽誌陳侗墓乃云文彦博薦侗宜在館閣召試而富弼守汝州請侗為從事須考滿召試會弼歸即召試除館閣校勘不知此時薦侗者何人也

丙午羣臣以來歲元會表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聖孝皇帝詔不許五表乃許之

十一月甲寅慶州蕃官都廵檢使內藏庫使趙明領順州剌史以擊夏人于大順城有功也於是將士及蕃官有功者隨輕重賞之初夏人攻圍大順上召西上閤門

使劉几問之曰大順天險非敵可近第恐夏人與趙明為鼪爾上曰趙明之子奔馬入城幾為所掩禦料敵何其神也

戊午帝不豫

己巳歸徐國公主于王氏皇后及皇子潁王東陽郡王送至第詔皇后翌日乃歸　司馬光奏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子育黎元嚴恭鬼神畏懼災異故能安靜國家饗有多福自生民以來不易之道也天雖至高視聽甚邇

朝夕不離王者左右順吉逆凶應若影響此乃詩書所載聖人所言豈可謂之漠然而無知而簡忽不顧哉臣伏見陛下踐阼已來太陽祲色中有黑子大風晝晦冬温無氷連年大水漂没廬田以至今歲灾異尤甚彗星彰見天灾隆熾朝東暮西連月乃滅飛蝗害稼日有食之加之陜西河東夏秋乏雨禾既不收麥仍未種婦子悽惶流離満路西戎内侮邊鄙未安當此之際羣臣宜勸導陛下以祗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己謙約博求至言

以消變咎以延嘉祥而朝廷晏然曾不為意或以為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以為景星嘉瑞更當有福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為欺蔽上天誣罔四海孰甚於此使上帝鬼神怫鬱不懌自拜表以來陛下嬰此疾疹久而未愈此皆羣臣謟諛之罪陛下豈得不省寤而深思哉臣不勝區區忘生觸死伏望陛下自以聖意上羣臣所上章表卻尊號而勿受更下詔書深自咎責咨謀四方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轉災為福之道俟

聖體康復政化流通天時豐穰人心悅豫然後推崇徽號何晚之有如此庶幾上帝妝還威怒福禄大來聖躬和平勿藥有喜羣生百姓莫不幸甚況陛下郷者郊禮之前辭尊號不受天下稱誦威德至今未已然則是棄虛名而得實名捨虛美而取實美也於陛下何損焉臣荷國大恩忝之侍從見近日羣臣皆以言為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出則錯立族談腹非竊笑終無一人為陛下正言不可者臣竊痛之是敢妄進狂瞽唯聖明

采察不從　初夏人寇大順上問兩府策將安出宰相韓琦請留止歲賜遣使齎詔責問樞密使文彥博等曰如此則邊釁大矣至引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動上意琦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服上竟從韓琦議遣何次公往使朝退二府以所論不同各私相語彥博謂其黨曰渠自言料敵且觀渠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上已臥疾輔臣入問起居畢琦叩御榻曰諒祚服罪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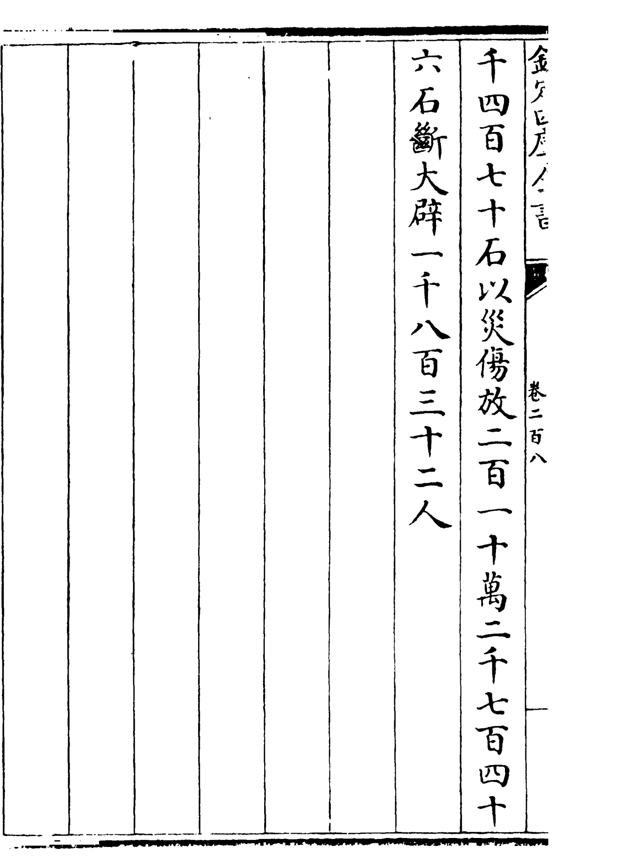
力疾顧琦曰一如所料諒祚所上表雖云受賜累朝敢渝先誓然尚多游辭歸罪於其邊吏乃復賜詔詰之令專遣使别貢誓表具言今後嚴戒邊上酋長各守封疆不得點集人馬輒相侵犯其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等路一帶久係漢界熟户并順漢西蕃不得更行刼擄及逼脅歸投所有漢界不逞叛亡之人亦不得更有招納苟渝此約是為絶好餘則遵依降誓詔朝廷恩禮自當一切如舊

十二月先是帝久服藥監察御史裏行劉庠奏請立皇子帝不懌封其奏一日宰相韓琦等問起居退頴王出寢門憂形於色顧琦曰如何琦曰願大王朝夕勿離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非為此也王大感悟帝自得疾不能語凡處分事皆筆於紙

辛丑帝疾增劇輔臣問起居罷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衆心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頴王也

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頴王頊琦即召內侍高居簡授以御札命翰林學士草制學士承旨張方平至榻前稟命帝憑几出數語方平不能辨帝以手指畫几方平因請進筆書所諭遂進筆帝書來日降制立某為皇太子十字所書名不甚明方平又進筆請之帝再書頴王二字又書大大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壬寅立皇子頴王頊為皇太子帝既用輔臣立皇太子泫然下泪文彥博退謂韓琦曰見上顔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

亦不能無動也琦曰國事當如此可奈何皇子始聞命辭於榻前者久之
癸卯大赦賜文武官子為父後者勲一轉
乙巳詔以來年正月十九日冊皇子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為禮儀使翰林學士王珪撰冊文錢明逸書冊知制誥宋敏求書寶
是歲戸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丁二千九百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夏秋税二千四十二萬一



千四百七十石以災傷放二百一十萬二千七百四十六石斷大辟一千八百三十二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九

宋 李燾 撰

英宗

治平四年春正月庚戌朔羣臣上尊號冊於大慶殿大尉奉冊授閤門使轉授内常侍由垂拱殿以進　是日大風霾　契丹賀正使在館故事賜宴紫宸殿時上不豫命宰臣就館宴之使者以非故事不即席曾公亮責

以賜宴不赴是不虞君命也人主不使必待親臨非體
國也使者乃即席
丁巳帝崩於福寧殿神宗即位時年二十百官入福寧
殿發哀聽遺制見上於東楹皆如嘉祐之儀惟入垂拱
殿後門乃哭為異
戊午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案宋史作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
官一等優賞諸軍悉如嘉祐故事惟百官拜赦不舞蹈
舞蹈者嘉祐之失也

己未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以宰臣韓琦為山陵使　御史劉庠言禮居喪不飲酒食肉仁宗之喪百官及諸軍朝餔皆給酒肉京師羊為之竭請給百官素食禮官以為然執政不從此據劉庠墓銘及司馬光日記

庚申羣臣拜表請聽政不允表三上乃從之　樞密院召禮官問遺契丹母書當何稱欲自稱皇姪稱彼為大母判太常寺李柬之同判太常寺宋敏求等以為當稱姪孫叔祖母從之　三司使韓絳翰林學士承旨張方

平奏疏曰天下不幸大行皇帝奄棄仁宗升遐及今未
滿四年大禍仍臻内外公私財費不贍再須優賞府藏
虚散深惟方今至要莫先財用財用者生民之命為國
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實難財用不足生民無以為命國
非其國也祖宗平天下收斂其金帛納之内帑諸庫其
所以遺後世之業厚矣自康定慶歷以來發諸宿藏以
助興發百年之積惟存空簿竊見赦書其諸軍將校賞
給已行支散外至於文武百官既遷官加職其諸賜賚

若更循嘉祐近例竊慮國家財力不堪供給伏乞檢會
真宗上仙及仁宗即位舊事施行此乃先朝體例非自
今日裁損所有山陵制度遺詔戒從省約竊聞永昭陵
修奉之時有司不能恭遵先志張皇勞擾費損不貲供
索煩多半成棄物乞下三司及經由州縣凡係科率所
及路分當職官吏各據的確數目明立期會務在愛惜
官私物力今日月猶賒足以辦集至於諸色用度非所
急者不以小嗇為無益而弗為不以小費為無傷而不

節深慮經遠之計以底烝民之生方今之切務莫先於此矣臣等被遇先廟叨處近列身同國之休戚目覩民之利病不敢循默少裨涓塵太子右庶子韓維言臣竊聞故事大行皇帝當有遺留物公賜臣下臣伏思承平日久用度無節以致公私財利匱乏又國家不幸四年之内兩遭大故營造山陵又支士卒優賞所費不可勝計今之府庫比於仁宗晚年又益朘削若用嘉祐之例厚行賜賚臣恐為損不少陛下若以為奉承先帝之志

加惠羣臣不可罷之則望閱諸府庫取服用玩好物以充用才足將意便可不須過為豐侈所有金帛諸物可以贍兵恤民者願賜愛惜以救當世之憖弊又言陛下於此時即位正當躬行勤儉帥先天下以彊國阜民為意若以臣言為然則請從此一事為始况遺留之賜自臺諫官以上方始有之此等皆是朝廷近臣義當體國雖至薄約萬無不足之理若事關衆多為陛下怨者臣必不敢妄言詔遺賜令内侍省取旨裁減山陵制度令

三司奉行遺制初議山陵上以手詔賜執政於資善堂曰國家多難四年之中連遭大喪公私困竭宜令王陶減節冗費且謂執政曰仁宗之喪先帝遠嫌不敢裁減今則無嫌也

癸亥内出遺留物賜宗室近臣有差上謂執政曰仁宗御天下四十餘年宫中富饒故遺留特厚先帝御天下才四年固不可比仁宗然亦不可無也故所賜皆減嘉祐三分之一

丙寅始御迎陽門幄殿聽政見百官　三司乞內藏錢三十萬緡助山陵支費從之　初眞宗即位聽政於便殿宰臣等加恩宣制於崇政殿門外及仁宗英宗聽政宣制於文德殿廷至是復用至道故事　山陵使言嘉祐八年山陵所役卒四萬六千四百餘人今乞差三萬五千人諸路轉運司和雇石匠四千人從之

癸酉羣臣拜表請御正殿不許表三上乃許之上初欲遣王陶往河南府賜手詔曰朕深惟山陵所費浩大方

今府庫空竭民力凋敝正當扶危拯溺之際而國家四歲兩遭巨禍志雖切於簡省又慮有司不能遵奉從約之旨今遣卿往河南府計凡事須節省有切時先務者亦宜奏聞又賜詔曰朕前欲遣卿往河南府計置節省山陵浮費庶遵遺旨反覆思之山陵所用皆總於三司少府監欲令與卿同議節減已諭輔臣降勑而朕又以卿在東宫推誠輔朕方即政之初正頼卿與朕戮力圖治故不遽遣也

戊寅以王陶為羣牧使

二月乙酉始御紫宸殿見羣臣退御延和殿視事　龍圖直學士韓維陳三事一曰從權聽政蓋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務時賜裁決餘當濶畧二曰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宜推誠加禮每事諮詢以盡其心三曰百執事各有其職惟當責任使盡其材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為失體其末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謹重幷注釋滕世子問孟子居喪之禮一篇

因推及後世變禮以申規諷上嘉納焉（維事據附傳因始御殿遂著之）

其日（不傳）立安國夫人向氏為皇后敏中之曽孫也

丙戌御垂拱殿

壬辰手詔曰朕嘗侍先帝左右恭聞德音以本朝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輙皆升行以辟舅姑之尊習行既久義甚無謂朕嘗念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以勵風俗朕聞諭之始欽仰稱歎至於再三不幸先帝後嬰疾疹其議

中寢朕恭承遺旨敢不遂行中書門下可議降詔有司以發揚先帝盛德於是令陳國長公主行見舅姑之禮王師約更不升行公主行見舅姑之禮自此始

乙巳賜李端愿手詔曰卿地居近戚忠輔先朝累抗封章悉陳治要先皇帝未及有所施行奄棄四海當冲人嗣位之始是王者有為之秋勿棄謭涼無忘顧託輸忠朕躬庶先帝成業有以振舉應當今先務宜條次以聞後端愿所陳甚疎不能副上所望

三月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王陶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陶入對便殿上引書咸有一德諭陶曰朕與卿一心不可轉也問以時事陶請謹聽納明賞罰斥佞人任正士復轉對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先儉素以風天下限年藝以汰冗兵　命天章閣待制陳薦同修撰仁宗實錄　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為給事中知黃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蔣之奇為太常博士監道州酒稅先是監察御史劉庠劾參知政事

歐陽修入臨福寧殿衰服下衣紫衣上寢其奏遣使諭修令易之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衆欲擊去之其道無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從弟也坐舉官被劾會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儌幸乞特不原良孺竟坐免官怨修切齒修長子發娶鹽鐵副使吳充女良孺因謗修帷薄事連吳氏集賢校理劉瑾與修亦仇家亟騰其謗思永聞之間以語其僚屬之竒之竒始緣濮議合修意修特薦為御史方患衆論指目為姦邪求所以自解

及得此遂獨上殿劾修乞肆諸市朝上疑其不然之奇引思永為證伏地叩首堅請必行之奇初不與同列謀之後數日乃以奏藁示思永思永助之奇言修罪當貶竄且曰以陰訟治大臣誠難然修首違濮園事犯衆怒上乃以之奇思永所奏付樞密院修上章自列曰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為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苟有之是犯天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至寃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寃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乞選公正

之臣為臣辨理先次詰問之竒所言是臣閨門内事自何所得因何彰敗據其所指便可推尋盡理根窮必見虚實上初欲誅修案宋史云神宗初即位欲深護修使詰思永之竒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此云欲誅修恐未必然且神宗初立何至以曖昧之言即欲誅舊輔臣耶以詔密問天章閣待制孫思恭思恭極力捄解上寤復取之竒思永所奏以入并修章批付中書令思永之竒分析所聞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竒言得自思永而思永辭以出於風聞年老昏繆不能記主名且言法許御史風聞言事者所

以廣聰明也若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罷之則後不得聞矣寧從重謫不忍塞天子之言路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福修復言之竒初以大惡誣臣本期朝廷更不推窮即有行遣及累加詰問懼指出所說人姓名朝廷推鞫必見虛妄所以諱而不言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推究虛實使罪有所歸章凡三上而充亦上章乞朝廷力與辨正虛實明示天下使門戶不致枉受汚辱於是上復批付中書曰凡朝廷

小有闕失故許博議聞奏豈有致人大惡便以風聞為託宜令思永等不得妄引浮說具傳達人姓名并所聞因依明據以聞思永與瑾同鄉力為瑾諱乃言臣待罪憲府凡有所聞合與僚屬商議故對之奇說風聞之由然曖昧無實嘗戒之奇勿言無所逃罪而之奇亦奏此事臣止得於思永遂以上聞如以臣不當用風聞言大臣事臣甘與思永同貶故思永之奇同降黜上手詔賜修曰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

釋故數抵出詰其所從來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它日上謂吳奎曰蔣之奇敢言而所言曖昧既罪其妄欲賞其敢奎曰賞罰難並行乃止墨史孫思恭傳云思恭性不忤物犯之不校歐陽修初不知思恭以為詐及修為言者所攻上將誅修手詔密問思恭恭極力捄解朱史以為為言者攻修先帝加詰問既辨明賜手詔名之豈有誅修之意遂刪去按司馬光日記以之奇等奏付樞密院後數日乃復取入密詔問思恭必非墨史之妄今仍掇取附見

權知貢舉司馬光等上

言所考試合格進士許安世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經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三等詔進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賜及第第四等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第二等並賜及第第三等賜同出身敕下貢院放牓安世及第三等三人並為防禦團練推官其餘注官守選如例

丙辰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祠部郎中陳汝義判三司都磨勘同知開封縣都官員外郎羅愷提點府界諸縣鎮事愷入見上問以開封事皆不能知上不悅及

見汝義問以府界事應答詳敏翌日謂執政曰愷不才
宜復用汝義代之仍與館職執政言汝義資序已高復
為提點則下遷宜但令試館職而已上從之知制誥邵
必言陛下新即位以言語擢汝義如漢文賞上林嗇夫
恐臣下爭以利口求進乞罷之不從汝義誥子汝義直史館在五月癸未并書
昌王顥樂安郡王頵乞解官行服詔兩制與
太常禮院詳定典禮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謹按
大行遺制喪服以日易月自皇帝下至文武百官並依

先廟典故惟宗室出則慘服居則哀麻以終制蓋一法
度所以尊天子也皇帝承大統奉宗廟昌王樂安郡王
當與宗室同例不容以私恩為異所以別嫌明微辨章
名分古今通誼也從之
丙寅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尚書左丞錢明逸罷翰
林學士為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先是御史蔣之
奇言臣累奏彈明逸姦邪及吳申劉庠亦嘗論列先帝
屬疾未及施行臣與明逸素無嫌隙但以傾險憸薄在

仁宗朝附賈昌朝夏竦王拱辰張方平之黨陷杜衍范仲淹尹洙石介之徒朝廷一空天下同疾況文辭紕繆政術乖踈貪贓有聞沈湎汚濫豈可冐居禁苑而同知諫院傳卞亦有言執政召明逸示以臺諫章疏使自引疾因改命之上它日謂吳奎曰錢明逸不解作文字何因中大科奎言應舉亦繫人之幸一日之長未見其善必若求實才須試以事徐觀其器業又問明逸為人奎言臣頃作諫官嘗論列明逸罪狀其人可知也

丁卯三司言在京粳米約支五年以上慮歲久陳腐欲令發運司於上供年額權住起發五十萬石於穀價貴處減和糴之數變市金銀絹輸榷貨務封樁分給三路以備軍須從之

壬申尚書左丞參知政事歐陽修為觀文殿學士刑部郎中案宋史作刑部尚書知亳州彭思永等既以論修貶而知雜御史蘇寀御史吳申言猶不已修亦三表乞罷故命出守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

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同修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啓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請前此執政多婷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稱修曰性直不避衆怨修亦嘗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既出守遂連六表乞致仕不從修年才六十也

癸酉樞密使禮部侍郎吳奎參知政事上初欲用奎宰

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上曰奎輔立先帝其功尤大遂越次用之奎入謝曰進治說三篇上嘗語以追尊濮王事與漢宣帝異奎對曰然宣帝於昭帝祖行昭穆不相當又大臣所立豈同仁宗能以義立先帝為子先帝入奉大統天下欣戴雖先帝積有令問良由仁宗命為子所以人無異言因言仁宗本意止在先帝更無它擇臣自壽州召還已見仁宗意為大臣間有異議者遂輟後每見必知其徽終能決意建立此天地之恩不可

忘也追尊事誠牽私恩上深然之又言此為歐陽修所誤奎對曰韓琦於此事亦失衆心臣數為琦所薦天下公論不敢君前有所隱它日奎進言陛下在推誠以應天天意無它合人心而已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於上自然感召和氣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直須順成然後可及它事也帝王所職惟在判别忠邪自餘庶務各有司存但不使小人得害君子君子常居要近則自治矣上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對曰四凶雖在朝

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何所不容未有顯過固宜包函但不使居要近爾　太常禮院言准嘉祐詔書定太廟七世八室之制今大行皇帝祔廟有日僖祖在七室之外禮當祧遷將來山陵畢請以大行皇帝神主祔第八室僖祖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以待禘祫自仁宗而上至順祖以次升遷伏請下兩制待制以上參議後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典禮請依禮院所

奏詔恭依　禮院言羣臣奏皇太后稱殿下皇太后處分稱敎旨詔皇太后宜稱聖旨餘從之中書言典禮事重乞再下禮院檢詳又從之然卒無所改

乙丑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定王允良卒輟視朝五日允良性寛裕好修威儀未嘗詰責左右弟之子宗粹早孤允良保育如所生及卒宗粹請服喪三年然所爲荒僭始授泰寧軍節度嫌賜印小私召少府監篆文官張班等入宫與錢帛更鑄大印久之班事發繫開封獄

具上不欲致法薄責班等餘置不問好酣樂以晝為夜夜則燕遊晝則寢息左右侍者寢興皆然御史劉庠嘗劾奏允良郊不陪祠久廢朝謁無人臣禮英宗置不問有司以允良起居無度反易晦明謚曰榮易　初蔣之奇劾歐陽修上怒曰先帝大漸邵亢建垂簾之議如此大事不言而抉人閨門之私乎之奇以告吳申申即劾亢事下中書上徐知其妄中書亦寢申所奏亢時同知貢舉及出上殿自辨曰臣在先帝時若有是請必不為

先帝所容且先帝不豫已來羣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
陳必有章奏願陛下索之禁中若得臣章當伏誅索之
不得則讒臣者豈得不問願下獄考究上曰朕不疑卿
吳申所奏已不行
閏三月甲申夏國主諒祚遣使來獻方物謝罪請戒飭
酋長守封疆如去冬所賜詔㫖復以詔荅之曰茍封奏
所敘忠信弗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仍賜絹及銀各
五百疋兩

己丑京西轉運使刑部郎中劉述兼侍御史知雜事於是蘇寀遷度支副使中書奏以述代之中丞王陶言述任非所長上因賜陶手詔曰朕固疑述朝望不著士大夫罕有稱者方欲以訪卿而卿適有論列甚符朕意豈得不謂君臣一心覽章賞嘆至于三四大凡執政選言事者利在循黙録録輩此意了然可見誠如卿論吕誨傳堯俞朕固知其方正可使止為先朝所逐未欲遽用俟其歲月稍久任之亦未晚也知雜御史誰可當者朝

夕密以名聞然上亦竟用述也　御史吴申言竊見先
召十人試館職而陳汝義亦預漸至冗濫兼所試止於
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欲乞兼用兩制薦舉仍罷詩賦
試策三道問經史時務每道問十事以通否定高下去
留其先召試人亦乞用新法考試明詔兩制詳定以聞
其後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宜罷詩賦如申言於是
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策一道　樞密使永興軍節度
使文彦博言蒙賜本鎮公使錢三分之一向因奏事畧

具陳述蓋樞府無燕犒之費公錢無虛受之理伏望寢
罷仍乞自今樞密使領節度使准此從之舊例在京公
使錢惟宗室減一半管軍三分給之餘悉罷後增樞密
使例至是因彥博辭而罷之　知諫院邵亢傳卞御史
劉庠吕景言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王舉元薄有幹能
本無德望四年之間八易差遣遷官改職恩渥便蕃望
別選近臣知永興軍仍乞臣僚到任未及二年移差遣
者更不推恩詔待制以上因差遣推恩者具職位除授

年月取旨

庚子詔曰朕以非徳承至尊託于公卿兆民之上惟治忽在朕躬夙夜兢兢上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統愧不敏明未燭厥理夫闢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主所同趣也其布告内外文武羣臣若朕知見思慮之所未及至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害各令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言若適用亦以得人觀其器能當從甄擢惟爾文武其各

體朕兹令之非徒也　御史中丞王陶言臣奉詔别舉臺官緣有才行可舉之人多以資淺不應敕文欲乞許舉三任以上知縣資序人為御史裏行從之先是陶乞復用吕大防郭源明執政以為意欲逼己不悅

工部郎中知制誥王安石既除喪詔安石赴闕安石屢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事先帝一朝召不起或為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有要耶曽公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時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

不敢欺罔吳奎曰安石向任糾察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不肯入謝意曰為韓琦沮抑已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輔相之才奎所言熒惑聖聽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備見其臨事迂闊且護前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公亮熒惑聖聽非臣熒惑聖聽也上未審奎重言之癸卯詔安石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即詣府視事或曰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龍圖閣直學士韓維言臣今日聞除王安石知江寧府然

未知事之信否若誠然者臣竊以為非所以致安石也何則安石知道守正不為利動其於出處大節料已素定於心必不妄發安石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即起視事則是安石偃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肯為也又其精神可以為一大郡而反不能奉朝請從容侍從之地豈是人情臣又知安石之不肯為也所可致者惟有一事即陛下向所宣諭臣向所開陳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踐阼慨然想見賢否與圖天下之治孰不

願効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則已若不至此必惛然而來矣臣竊恐議者以為安石可以漸致而不可以猝召若如此是誘之也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也惟賢者可以義動而不可以計取陛下稽古講道必於此理粲然不惑唯在斷而行之毋以前議為疑則天下幸甚韓維論王安石據維奏議具載之足明安石進退失據也　學士院言屯田員外郎夏倚雄武節度推官章惇詩賦中等詔以倚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惇為著作佐郎倚及惇皆治平三年十

月兩府所薦者及是召試而御史呂景䘏之奇言倚素無學術嘗任麟倅敗事惇俛薄檝濫向以擢第不髙輙擲刻於廷皆不可奬故不除館職惇浦城人歐陽修所薦也

甲辰詔諸路帥臣及副總管有移易可依慶歷故事中書樞密院參議慶歷中嘗詔宰臣賈昌朝凡軍國機務及沿邊兵馬事知州鈐轄宜同樞密使陳報中書參議自後寖廢至是復之　龍圖閣直學士知蔡州呂公著

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並為翰林學士光累奏固辭不許上面諭光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尚何辭光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曰本朝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高等而不能為四六何也光趍出上遣内侍至閤門强光受告光拜而不受詔趣光入謝光入至庭中猶固辭詔以告置光懷中光不得已乃受它日上向王陶曰公著及光為學士當否陶曰二人者臣嘗

論薦矣用人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學士院言奉詔詳定潁許二州進士僧道所貢賀登位銀本朝之制太宗自開封尹晉王即位真宗自開封尹壽王仁宗自建康軍節度昇王冊為皇太子即位皆無推恩舊領封鎮故事大行皇帝自齊州防禦使即位本州舉人父老僧道詣闕進奉故特推恩今皇帝以忠武軍節度潁王冊為皇太子即位與先朝異今兩州貢奉無典故稽考詔却其貢各賜茶綵遣歸

丙午屯田員外郎劉攽著作佐郎王存為館閣校勘太常丞張公裕殿中丞李常為秘閣校勘著作佐郎胡宗愈為集賢校理並以召試學士院詩賦入等也攽試入優等故事當除直館入員外郎例不為校勘而攽素與王陶有隙陶及侍御史蘇寀共排之執政但擬校勘

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又奏疏論國計曰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因而均節之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

也凡謂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虚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歷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畧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

慶歴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増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歳増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壯城牢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増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其歳増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歴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歳課比景德計會録皆増及三數倍以上景祐中収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歴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収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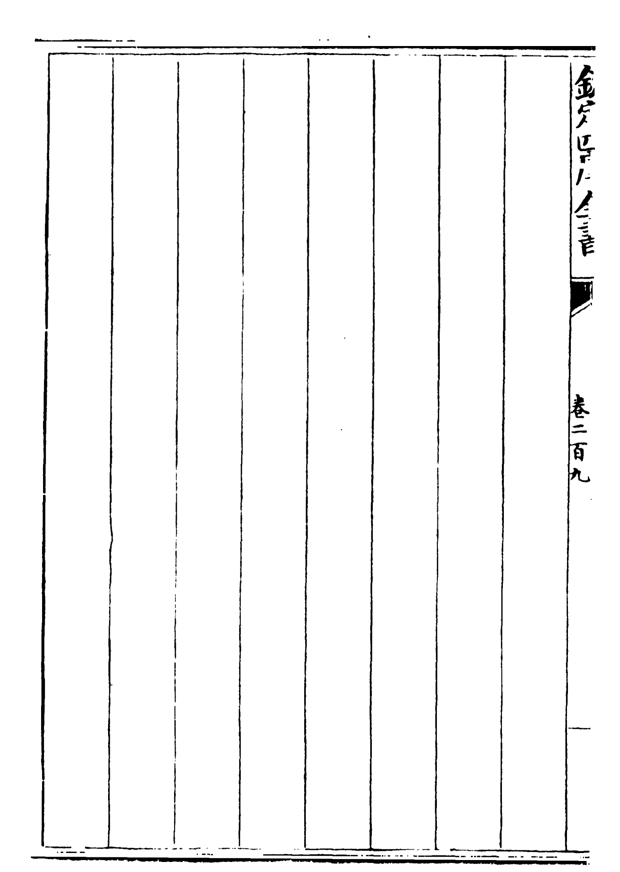
歴中収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税課三百三十五萬餘貫慶歴中収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足慶歴中乃三百萬足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校督責不聞有所寛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自天寶之亂肅代之

後國力大窘禁衛之餉畿甸百姓至挼穗以共兵食登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抄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萬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内帑供給慶歷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内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足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

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兹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邪家不幸大變仍臻頒賚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盡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冦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兹事重大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而預也今夫賦斂必降勅支給

必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泰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祖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為獘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為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衆目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為制度以節之

爾若但遵常守故齗齗細文避遁猜嫌顧形迹恤近議而廢遠圖忽人謀而儌天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噬臍何嗟及矣臣叨在近列荷恩三朝竊見時事日以廹急不勝憂憤輙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徐天柱

謄錄監生臣陳埴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十

宋 李燾 撰

神宗 案自英宗治平四年四月至神宗熙寧三年三月原本並闕今仍其舊

熙寧三年夏四月癸亥幸金明池觀水嬉燕射瓊林苑舊紀書幸西苑新紀不書

乙丑命知制誥宋敏求看詳減省銀臺司文字都官員外郎王庭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劉瑾殿中丞朱温其

著作佐郎錢長卿曾布前河西縣令杜純並爲編敕删定官庭筠嘗奏疏稱頌王安石所定謀殺刑名而温其素爲王安石檢法贊成其事者也此據司馬光日記温其介休人布鞏弟純鄄城人庭筠長卿未詳曾布八月二十三日編中書例給度僧牒五百付秦鳳路經畧使李師中言制置招納蕃部及募敢死士須金帛以備支費三司乞賜銀絹各五千止批銀絹必不免科散坊郭户乃以度僧牒賜之

丙寅遼主遣永州觀察使耶律寛衛尉少卿程冀其母

遣懷德軍節度使蕭禧太常少卿張蕻來賀同天節

丁夘以新及第進士葉祖洽為大理評事上官均陸佃為兩使職官張中程堯佐為初等職官第六人以下為判司主簿或尉第三甲并諸科同出身並守選

仍命翰林學士范鎮龍圖閣直學士張掞同吏部流内銓注擬張中開封人程堯佐丹陵人

罷全州歲貢斑竹簾

給度僧牒五百付兩浙轉運司分賜經水災及民田薄收州軍召人納米或錢賑濟飢民　國信所言賀

同天節遼使至臨清驛有契丹廸烈子伊爾根夜刺同宿契丹死者四人傷者十二人除孝贈錢絹外餘未敢支賜詔傷死者更給對見生𩚏節衣朝辭例物等如病死者例其廸烈子伊爾根亦凖此給如死亦以孝贈賜之

戊辰詔御史中丞呂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與對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乖事理之實可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權知開封府翰林學士兼侍讀韓

維權御史中丞知太原府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馮京為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知開封府公著在言職累奏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提舉常平官最後言祖宗承五季之亂法度草刱固亦未盡及古至於臨下以簡御衆以寛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則漢唐之盛無以加也是以有國百年民心欣戴雖凶年飢歲流離至死而無有背叛之心者良以仁恩厚德足以深結之也惟是日月既久事或有獘此陛下所以臨朝奮然思欲

懲革然而設施措置未得其術才及一二未事頗已咈
戾衆心是以内外乖離人人危懼竊以祖宗以來所以
深得人心者艱難積累固非一日今豈可以一二未事
輕失其心人心一搖未易復收後雖有善政亦難行矣
況上下危疑之際難安易動此臣所以爲寒心也伏望
陛下仰思先烈俯察物情凡所施爲務在仁厚無致近
薄以歛衆怨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又言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制置一司上既不關政府下

又不委有司是以從初置局人心莫不疑貽及見乎行
事物論日益騰沸盎朝廷大事無不出于二府惟是制
置條例實繫國家安危生民休戚而宰相不得與聞若
宰相以為可自宜與之共論以為不可亦不當坐觀成
敗但書敕尾而已至於倉場庫務瑣細利害又恐不必
執政大臣然後能集臣又聞聖人之政貴乎顯仁藏用
管仲霸者之佐耳及其為寓令猶曰法成而鄰國不知
今朝廷處置實未能有利及民然而先置一司使天下

疑惑愁怨至今不定恐非策之得者也乞檢會臣前奏施行皆不聽迺逥求罷職家居俟命是月乙丑詔復除公著舊職同提舉諸司庫務韓絳為中丞李中師權知開封府命且下復留之至是乃黜公著且以馮京代中師王安石著時政記曰公著數言事失實又求見言朝廷申明常平法意失天下心若韓琦因人心如趙鞅舉甲以除君側惡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因涕泣論奏以為此社稷宗廟安危存亡所繫又屢求罷言職上察其為

姦故黜初上欲明言公著罪狀令曾公亮等以旨諭當制舍人公亮諭宋敏求草制但言引義未安而已安石曰聖旨令明言罪狀若但言引義未安非旨也敏求草制如公亮所教翌日再取旨公亮陳升之趙抃等皆爭以為不可上曰公著有遠近虗名不明言罪狀則人安知其所以黜必復紛紛矣公亮等以為如此則四方傳聞大臣有欲舉甲者非便且於韓琦不安上曰既黜公著明其言妄則韓琦無不安之理雖傳聞於四方亦何

所不便公亮等猶力爭至日旰上終弗許而面令升之改定制辭行之安石所記如此後公著復召用至哲宗即位領實録事上奏臣先任御史中丞前後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論差官散青苗錢不當不蒙施行五乞責降外任差遣亦嘗入對面陳蒙神宗曲賜敦諭聖意温厚初無譴怒之旨四月五日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講學士寶文閣學士知審官院臣於六日再奏以言事不效乞降責至七日聞有指揮落兩學士黜知潁州是時

王安石方欲主行新法怒論議不同遂取舍人已撰詞頭輒修改添入數句誣臣曾因對論及韓琦以言事不用將有除君側小人之謀緣臣累次奏對不曾語及韓琦一字方欲因入辭自辯時已過正衙忽有旨放臣朝辭令便赴任至元豐中臣再對朝廷先帝待臣甚厚未幾遂除柄任及嘗賜臣手詔大略云顧在廷之臣可以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無逾卿者被誣遭逐全不出於聖意止是王安石怒臣異議呂惠卿與造

事端日月既久臣本不欲自明適以宰職總領史任令實録若即依安石所誣編録既因臣提舉修進則便為實事它時直筆之士雖欲辨正亦不可得望以臣奏付實録院許令紀實以信後世内批依所奏施行時元祐二年也司馬光記所聞於趙抃曰上諭執政以吕公著自貢院出上殿言朝廷推沮韓琦太甚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王安石怒公著叛己因此用為公著罪及中書呈公著責官誥詞宋敏求但云敷陳失實援據

非宜安石怒請明著罪狀陳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安石曰公著誣琦於琦何損也如向日諫官言升之媚内臣以求兩府朝廷豈以此遂廢升之皆俛首不敢對上既從安石所改且曰不爾則青苗細事豈足以逐中丞光又云公著素謹初無此對或謂孫覺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誤記以為公著也公著家傳云三月十一日壬寅諫官孫覺見上論青苗事且言條例司駁韓琦疏鏤板行下非

陛下所以待勲舊大臣意頼琦朴忠固無它慮設當唐末五代藩鎮强盛時豈不為國生事乎後二日甲辰公著見上復極論青苗事然未嘗及琦也已而上謂執政曰呂公著孫覺皆極言青苗不便且云駁難韓琦非是因面詰王安石韓絳不當鏤板初無罪覺意也覺既被黜執政遂以覺語加公著及公著黜覺猶艤舟城東未赴廣德乃謂人曰韓琦事獨覺嘗言及爾然後人知公著未嘗言琦又云公著兄女嫁琦子者二人公著必不肯誣琦又公著自三月十三日後不復對凡二十二日乃罷中丞誠使公著誣琦而上以為罪自當即日加譴不應如是之久又必不應先除三學士職也家傳所載如此今但從司馬光記聞不敢用家傳證國史也然光記此事亦與家傳不殊耳元祐實録載王安石時政記及呂公著奏其書法甚允當朱本乃云先帝實録不應載元祐文字並加删削全用安石日録今仍存元祐舊本并附司馬光所記云魏泰東軒録云熙寧初朝廷初

置條例司諸路各置提舉常平官及依常平錢收二分之息時韓魏公鎮北都上章論其事乞罷諸路提舉官常平法依舊不收二分之息魏公精於章表其說從容詳悉無所傷忤者皇城使沈惟恭者輙令其門客孫棐詐作魏公表云欲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奸表成惟恭以示閤門使李評評奪其槀以聞上大駭下惟恭孫棐於理而御史中丞呂公著因便生奏事猶以棐言為實上出魏公章送條例司惟恭流海上孫棐杖殺於市罷公著中丞出知潁州制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生而與對乃厚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乖事理之實蓋謂是也按司馬光記孫棐事亦甚詳初不云詐作魏公表恐泰妄也舊紀書御史中丞呂公著言王安石失當降為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新紀不書當從舊紀

壬申知青州觀文殿學士兵部尚書歐陽修為宣徽南

院使判太原府宣徽使自皇祐三年著令毋過二員後富弼以宣徽使判并州於時已有二員詔以邊任故權增一員至是郭逵王拱辰已為宣徽使并修為三用弼例也太原闕守上初欲用滕甫議不合遂用修上初疑修以病不肯往王安石曰試敦諭并稍加恩禮必肯往也因授宣徽使修卒辭之七月三日乃聽修辭五月二十一日修止依青苗特放罷

癸酉大宴集英殿

丁丑韓維權知開封府馮京權御史中丞王安石既引

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又薦維以代呂公著欲其兄弟
助己也曾公亮等皆以為如此必致人言絳亦言臣弟
必不敢當命既下陳襄既言其不可維力言兄絳方任
樞密副使兼條例司議論所及非一御史中丞於朝廷
闕失無所不當言不言則廢公議言之則廢私恩且呂
公著論青苗事用此罷臣代其任自處之地不得無嫌
且無以厭士大夫之論又屢面對引義堅切卒與京易
任初命李中師權知開封既而以中師不允人望罷之

曾公亮等始建議欲名吴中復為中丞王安石曰中復鞫李參事人皆以為附文彦博恐非正人陛下宜自察之乃不果召及罷中師又欲召中復尹京王安石曰臣昨奏中復附文彦博事無可考恐難信如前日不放提舉官所差指使下縣若不以聞當申條例司此於韓琦有何關預中復乃申琦其枉道媚韓琦如此亦足以知其為人也卒罷之　詔秘書丞鄧何令審官院與先次合入差遣何舉御史既召對罷之

戊寅祕書丞集賢校理同知諫院胡宗愈同判司農寺詔秦鳳路都鈐轄向寶兼提舉秦州西路緣邊蕃部王韶加同事寶舊為管勾後命韶為提舉上以為輕重不倫故正之命張守約依舊專管勾東路蕃部尋皆罷初文彥博陳升之皆以為寶宜為提舉已而王安石獨進曰向寶素壞王韶事韶言有兩族不可招撫者以寶沮害其事故也今令與韶共事又在其上即韶事恐不可成陳升之曰寶雖帶此名然止在其城中即亦何害安

石曰寶既為官長即所屬吏皆嚴憚之其勢足以沮事何謂無害兼因邊事出城即更足以亂韶事時李師中有奏言用韶提舉若不令寶都大提舉即失寶心不肯盡節於是升之亦以其言為然安石曰朝廷用一王韶於寶有何虧損乃不肯盡節如漢高祖得陳平於亡卒即令盡護諸將諸將何嘗不盡力上與樞密院再議文彥博固執前說上固令罷寶命乃用急脚遞追還尋復罷此詔據朱本新本遂削去不知果是何日

己丣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抃為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張政事抃屢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抃獨欲俟安石叅假由是新法不罷抃大悔復上言臣近以制置條例司遣使四十餘人馳傳天下人情驚擾物論諠譁累具奏陳并與宰臣等數嘗面奏乞罷諸路提舉官屬其常平等事一切責成監司信賞必罰孰敢慢者而王安石彊辯自用動輒忿爭以天下之公論為流俗之浮議順非文過違衆罔民

近制置司所差官如張次山吳師孟范世京等七八人懇辭勇退惟恐不得所請夫要職顯任人之所欲彼不願就者蓋知事悉乖戾不敢當之昨日安石再舉西川福建提舉官四員其愎如此而欲止人浮言是所謂惡醉而彊酒也近臣侍從臺諫官力言制置司不便司馬光因罷樞密副使之命中外人情莫不怪駭李常家居待罪多日孫覺張戩程顥三人各與安石論列於中書又悉嘗上殿乞罷言職今日呂公著范鎮俱請郡朝廷

事有輕重體有大小以言乎財利於事為輕而天下之民心得失為重矣以言乎提舉官於體為小而禁近與耳目之臣用捨為大矣今夫不罷財利而失天下民心是去重而取輕也不罷提舉官而棄禁近耳目之臣是失大而得小也今中外人情洶洶如此更乞酌事之重惜體之大罷其輕者小者變禍為福易於反掌爾因累章乞罷遂命出守杭州杭故多盜聞抃性寛細民益聚為盜抃捕獲情重者配他州遂散去境内以清　吏部

侍郎樞密副使韓絳參知政事絳間與王安石同奏條例司事嘗贊上曰臣見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此語據王安石五月五日所錄侍御史知雜事陳襄言竊聞已制命除韓絳樞密副使兼參知政事絳以才望序遷固未為過然朝廷所以用絳之意似予不厚矣陛下始以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為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遷為丞相而絳又領之曾不數月今

又以絳參預政事則是中書選任大臣皆以利進自古至治之朝未有此事也臣欲乞罷絳參知政事令後中書選任大臣必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而不得以利進如陛下不欲追罷已行之命即乞將制置條例司與青苗補助之法只歸三司及責之守令相度施行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　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案宋史以定除御史裏行為癸未日事未知孰是

定素與王安石善孫覺歸

自淮南薦定極口因名至京師定初至謁李常常問南方之民以青苗為何如定言皆便之無不善者常謂曰今朝廷方爭此君見人切勿為此言也定即日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遂奏以定編三司歲計及南郊式且密薦於上乞召對謂定曰君上殿當具為上道此及見上果問常平新法定對如安石所教上悅批付中書欲用定知諫院曾公亮陳升之以為前

無此例固爭之乃改命焉編十二月三日式乃二年　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裹行程顥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顥先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於措置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

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徼幸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揺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論議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故罷朱本削去顥疏云時政記不載顥被責非縁此疏前史官安載改書云以數言常平新法乞責降故有是命按顥此疏豈非言新法紹聖史官猥為王安石諱遂欲盖抹正論輒加删修今仍從元祐新本吕本中雜說正叔嘗說新法之行正縁吾黨之士攻之

太力遂至各成黨與牢不可破且如青苗一事放過何害伯淳作諫官論新法上令至中書議伯淳見介甫與之剖析道理氣色甚和且曰天下自有順人心的道理參政何必須如此做介甫連聲謝伯淳曰此則極感賢誠意此則極感賢誠意此時介甫亦無固執之意矣却緣此日張天祺至中書力爭介甫不堪自此彼此遂分

辛巳祁國長公主進封衛國長公主　淮南轉運使屯田郎中謝景温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景温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呂公著之為中丞也人謂景温必先舉御史及公著罷乃有此除先是安石獨

對問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無術數失事機别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不能免其紛紛也此安石三月十六日對語上於是專用景温司馬光日記云自是不復置中丞按此時已除馮京中丞但未到耳陳薦權臺事不知日記何以云爾恐誤也知遂州職方郎中向宗道都大催遣廣濟河輦運初張次山力詆新法辭提舉常平倉弗就會廣濟遣運闕官曾公亮在病告安石攝祫祭致齋次山與陳升之有連升之亟言次山可用命既下而

中旨謂次山資淺改付宗道其實安石惡次山異已言於上而罷之　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宋敏求言中書送李定除權監察御史裏行詞頭伏以御史之官舊制須太常博士經兩任通判方許奏舉景祐初以資任相當者少始許舉通判未滿任者去歲驟用京官今又幕職官便陞朝著處糾繩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舊未厭羣議其詞頭未敢具草且以疾辭知制誥

壬午宋敏求罷知制誥以上批敏求文字荒疎曠其職

業不能者止於義可從也於是王安石曰敏求草呂公著制臣諭聖旨令明著罪狀反用曾公亮語止云援據匪宜而已此自是違聖旨已幸朝廷不問乃更辭職上乃令從敏求請罷職及呈敏求誥詞上又令因著其前者失職之罪曾公亮以為無罪可著上曰令作公著誥辭初不依旨明言罪狀乃宣言於外以謂朝廷改誥詞須當乞免知制誥改誥詞亦常事何至如此此乃挾姦見朝廷前者不加罪故今敢如此爾安石曰敏求作公

著誥詞曾公亮雖云但言援據失宜而臣即諭聖旨
令明著罪狀敏求不用臣所諭旨而從公亮之言此
豈得無罪公亮曰舍人是中書屬官止合聽宰相處
分安石曰舍人乃行聖旨豈是行宰相處分上曰若
止一人說與則可緣王安石又說聖旨既所傳不同
即合覆奏如何即草制公亮不肯從上曰但止說文
字荒蕪失其職守罷之可也公亮曰若失守即是臣
致其如此時已日旰安石曰改作曠其職業亦可上

從之公亮因請罪上曰不須爾公亮曰不敢更上章拜謝於上前而退墨本云上批十六字朱本云元無上批止是司馬記事云有此語不可使為上批改云舍人院草制新本復用墨本令從之舊紀書宋敏求論李定以軍事推官為御史非舊制罷知制誥新紀不書當從舊紀十二月十四日敏求為修撰　右正言祕閣校理李常落職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常平錢流毒四海又州縣有錢未嘗出而徒使民入息者上令具州縣官吏姓名至五六終不肯具而求罷職故黜前此上謂執政曰李常終不肯分析朕再三

諭以此止是欲行遣違法官吏常堅云體不合分析曾公亮曰臺諫官自前許風聞言事難令分析也上曰欲令説是何人言或以所言不實罪諫官即壅塞言路令令説違法官吏是何人因何却不肯王安石曰許風聞言事者不問其言所從來又不責言之必實若他人言不實即得誣告及上書詐不實之罪諫官御史則雖失實亦不加罪此是許風聞言事今所令分析止欲行遣官吏何妨風聞及是上令改常正言為博士仍明著常

罪曰言事反覆專為詆欺是日又呈常疏有云陛下一宮殿之費百餘萬一宴遊之費十餘萬乃令大臣刻膚椎髓掊斂百姓上笑曰近聞人謗如此乃是常疏中語安石曰陛下即位未嘗營繕及事外遊宴惟修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爾而常敢於誣上如此　上批監察御史裏行張戩侵侮柄臣誣罔事實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內懷朋姦之實所入章疏與面奏事前後反覆不一並落職知縣戩江陵府公安子韶江寧府上元戩屢言

青苗不便最後上疏曰近乞罷制置司及諸路使者并言散錢取利爲害及安石處事乖謬專爲聚斂好勝遂非狠愎日甚呂惠卿險薄姦凶尚留君側而曾公亮陳升之趙抃等心知其非依違不斷觀望思避顛危莫扶及識昧知幾言乖悟主均爲有罪乞正嚴誅等事並未施行今大惡未去横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臣自今更不敢赴臺供職居家待罪又言韓絳代陳升之領條例司左右徇從安石與爲死黨遂參政柄

李定邪諂自幕官擢臺職陛下惟安石是信今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得李定之比纖纖其来牙蘖漸盛臣豈敢愛死而不言哉戩論韓絳李定據戩附傳増入按絳除參政定御史皆四月十九日戩責以二十二日墨本云臣自今日十二日以後更不赴臺供職蓋二十二日也墨本偶脱二字耳若十二日以後既不赴臺供職則不應更論絳定今附本月日戩二十三日家居待罪其日便責亦可見當時事勢云子韶嘗乞追孫覺呂公著譴命及言臺諫方論青苗乞罷兄子淵管勾京東常平差遣先是上謂執政曰王子韶言青苗法實不便但臣先與此議不敢論列小人首鼠

兩端當黜之知雜陳襄亦奏子韶回邪反覆陰薦子淵為常平使者請罷其言職故也朱本刪陳襄論子韶以為時政記所無今依新史復存之又據襄奏增薦子淵事初戩子韶皆以知縣資序為御史至是曾公亮請皆以為通判王安石不可上從安石議戩既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辭氣甚厲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所為豈但戩笑天下誰不笑者陳升之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戩顧曰只相公得為無過耶退即

家居待罪其日遂與王子韶同黜　詔累戒河東陝西諸路經畧司禁止邊民與西賊交市頗聞禁令不行自今有違者經畧司并干官吏劾罪重斷能告捕者厚賞之委轉運司覺察

癸未虞部員外郎蘇稅秘書丞陳睦並為祕閣校理祕書郎李清臣為集賢校理江寧府推官劉摯為館閣校勘大理寺丞樂咸為太子中舍稅等先朝得旨名試至是試入等獨咸論入四等上策四等下故也稅睦摯已見治平三

年十一月　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陳襄同修起居注咸未詳罷知雜事襄累奏乞罷青苗法其第三奏曰陛下聖性聰明固已曉然開悟但以王安石執議不變重違其意物論喧然不加聽察事之可者則置勿問其不可者則無所不行豈非條例之臣為自安之計巧為飾説誣罔聖聽近者韓琦上言以河北俵散青苗錢立定貫伯均與等第人户比之他路獨取利息三分顯是提舉官違條抑配而朝廷並無黜責琦之論列足以知其非便而

特寢不行呂景以畿縣之民逋負官物尚有五十餘萬不宜更與預支實慮虧陷官本而却令取勘故臣前奏謂此法一行騷動天下正謂此也陛下近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中外翕然皆以陛下知光之言是而悟制置司之為非今復遽罷之者豈又以光言為非耶必以其辭而不受也然則光之所以不受者以陛下不行其言爾如欲用之行其言而已矣何吝而不為哉輕進退於大臣失孚號於天下非所謂令出弗反之意也李常職

在諫官既聞中外之議不敢不言事雖不實誠亦得之輿論況國朝舊制自許風聞言事若令分析是欲使其必去將以杜言者之口恐非所以待諫臣之體而廣言路之道也凡此數事皆聖慮一時之失豈非聽察之誤乎禮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亦在陛下追而正之耳書曰改過不吝湯之德也自陛下臨政以來事無過舉惟用安石然後有更事之暴而致興利之非聖人施為自有法度不合於道者去之任

天下之羣才收天下之公議堯舜三王之治可以指期而至又何必徇一士之曲議以貽黎元之患哉所有制置條例司如有可行事件欲乞只歸三司相度施行青苗之法早賜停寢則天下幸甚褒又奏臣觀制置司元降指揮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事體削弱為天下譏笑是特為管仲商君之術非陛下之所宜行臣願陛下為堯舜之君以義治天下不願其為霸主也陛下富有中國廣輪萬里内無彊臣敵國之患外無西

陲北邊之難凡四海九州之賦入又足以供吾之用不為不足陛下不於此時與廟堂之臣坐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為均輸舉貸之事臣竊為陛下惜之今日之弊在於國家因循制度未立而侈用日廣陛下但遴選主計之臣付與利柄取天下賦入之籍度縣官調度之數百用為之均節而歸之藝極則浮費省而財用足省徭役薄賦歛寛闗市之征弛山澤之禁修庠序之教勸之以忠信孝悌尊賢而使能才者進不肖者退農有

餘財民服其教吏稱其治然而國不富而政不王者未之有也又奏陛下以至仁求治凡欲更張法度皆以為民安有取民脂膏以為貸息而謂周公太平已試之法哉陛下之心必不為此然則天下之人皆知誤陛下者王安石也誤安石者呂惠卿也以陛下之聰明觀天下之論議其法制利害固已灼然可知奈何安石恃彊辯以熒惑於前惠卿畫詭謀以陰助於後加以反覆比周之小人隨時觀望平日公論則舉知其法之非一撓於

利則又言其法之是此雖陛下之至聖不能無惑雖臣等之至忠亦不克指爲朋黨也近者諫官李常以言事待罪尚令分析孫覺以奏對反覆落職外遷御史中丞呂公著而下皆以不職爲言乞從責降而臣獨區區未敢以請者尚冀犬馬之誠一悟聖意許以青苗之法下議百官如臣言非則甘從遠竄以戒妄言如臣言是則安石惠卿亦乞特行貶斥以謝天下既而有旨召襄試知制誥於中書襄以言不行辭不就試乞補外王安石

請用為集賢殿修撰陝西轉運使命未下上批别進呈而改是命於是上謂安石曰經筵殊少人安石曰何用多上曰吳申全不能講欲候襄受職留之經筵朕見襄每引經亦粗可故也襄五奏據襄集司馬光記云襄雖論常平新法而辭娩故除官獨優必當時以此譏襄也襄五月辛卯除直舍人院兼侍講卒辭之　太子中允同提點京西刑獄程顥簽書鎮寧節度判官事顥既罷御史懇辭京西故也上謂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紛紛奈何安石曰堯御衆以寛然流共工放驩兜驩兜止是阿黨共工止

是靜言庸違象共滔天如呂公著真所謂靜言庸違象共滔天陛下察見其如此非一事又非一日然都無行遣直侍公著所為熟爛自不肯安職復除三學士令在經筵又不肯留乃始除侍讀知潁州告詞又初極稱其材行中乃用數字言其罪後乃令帶侍讀學士以此示天下天下皆知朝廷無綱紀小人何緣退聽陳襄程顥專黨呂公著都無助陛下為治之實今天下事不如理至多人臣為姦罔至衆襄與顥曾有一言及之否專助

呂公著言常平法此即是驩兜之徒而陛下於邪說紛紛之時張戩之徒皆未出即奬用襄知制誥顥提點刑獄又稱其平實此輩小人若附呂公著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奬用何為肯退聽而不為姦臣愚竊恐陛下非不知陳襄輩情狀但患斥逐人多故以言假借涵容且使安職此大不然彼不謂陛下涵容乃謂陛下尚可欺罔故紛紛不止也　龍圖閣直學士陳薦權發遣御史臺事西京左藏庫副

使閤門通事舍人高遵裕提舉秦州西路蕃部日錄與王韶相

關四月十八日六月七日當參考

甲申翰林學士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賈山上疏言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晏子曰和與同異水火醯醢鹽梅皆相反之物宰夫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若羹已鹹復濟以鹽已酸復濟以梅何可食也伊尹戒太甲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人之情誰不欲順已而惡其逆惟聖賢知順之損知逆之益

譬如酒醴雖適口而醉人藥物雖苦口而除病是以臣之於君剛則和之柔則掖之明則晦之晦則明之非故相反欲裁其有餘補其不足以就皇極耳若逆己者即黜降順己者即不次拔擢則諂諛日進忠正日踈非廟社之福也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為讒安得不黜光曰臣因進讀及之耳時事臣不敢盡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前

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静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便熾張如此逼於公議始言其非所謂有罪也公著與韓琦親何故以險語讒之上曰非讒琦也志在君側之人耳光曰據誥詞則讒琦也公著有罪無罪在於事實不在誥詞誥詞雖云爾外人皆云公著坐乞罷條例司及言吕惠卿姦邪不云坐為讒也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職

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
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姦邪而為安石謀
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姦邪也上笑光
曰李定有何異能而拔用不次上曰孫覺薦之邵抗亦
言定有文學恬退朕召與之言誠有經術故欲以言職
試之光曰宋敏求繳定辭頭何至奪職上曰敏求非坐
定也朕令草呂公著誥詞言與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
王安石以諭敏求而曾公亮以為不可敏求不遵聖旨

而承公亮之語但云援據非實而已光曰公著誠有此言亦不過欲朝廷從琦言罷青苗耳語雖過差原情亦可恕也今明著於誥詞暴之内外君不容則失臣造膝之言若皆暴以為罪自今羣臣誰敢為陛下盡言者臣以為敏求隱晦其語亦未為失體也且敏求非親承聖旨據曾公亮之言而為之耳上曰公亮安石所傳聖旨不同亦當奏禀也上曰李常非佳士屬者安石家居常求對極稱其賢以為朝廷不可一日無也以臣異議青

苗之故寧可逐臣不可罷安石也既退使人具以此言告安石以賣恩光曰若爾誠罪人也上曰有詐為謗書動揺軍衆且曰天不祐陛下致聖嗣不育或云卿所上書光曰臣所上書陛下皆見之且臣未嘗以奏草示人也上曰卿所言外人無知者臺諫所言朕未知外人已遍知矣上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制司所為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

陛下豈能獨與三人共為天下耶　詔諸路州軍遇正至寒食端午重陽節序無得以酒相饋初知渭州蔡挺言陝西有公使錢許造酒處每五節以酒交遺有行經二十驛者挈負去來道路煩苦請禁止許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衡復言知莫州柴貽範送別州酒至九百餘瓶所差兵夫至二百餘人其違法勞人可知故并諸路禁止焉

乙酉條例司言青苗錢以半為夏料半為秋料使倉儲

不空以備非常然今諸路農時早晚夏秋所獲多少及民間所須緩急所在不同恐不可為一定之法欲令有司因民緩急量入為出各隨其時不拘以數詔諸路轉運開封府界提點提舉常平倉司約定歲散青苗錢可以實散若干數目聞奏　詔館閣校勘劉攽與外任攽初考試開封與王介爭言為臺諫所劾既贖銅又罷考功及鼓院至是求外任王安石因之并逐攽此據司馬光日記汪應辰云恐只是御史劾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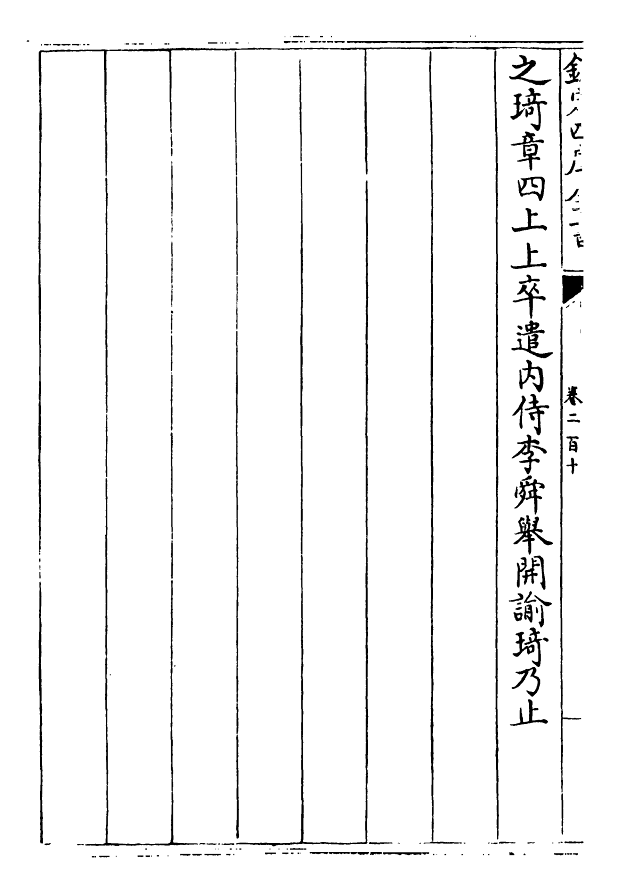
丙戌特支修大河東流隄埽及濬御河役兵緡錢有差
丁亥祕書丞集賢校理孫洙兼史館檢討　大理寺丞
郿延經畧司勾當公事薛昌朝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
史裏行王安石言昌朝可用也安石欲用昌朝此據日錄　知涪州
樂温縣鍾浚為著作佐郎以考課院言浚治狀入優等
故也　司馬光讀資治通鑑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
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
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主

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吕惠卿在坐光所論專指惠卿也

此據日記 陳升之以母老乞退上不許此據日錄

戊子中書言宗室令晏等狀袒免以下親當出官及外居奏薦并接賓客並以有法其文移表奏欲乞亦如外官例上批令晏雖係袒免止是法許外居非換官出官人數不可一用外官例可再詳度令諸事相稱毋使親踈輕重不等於是中書再定袒免將軍以下願出官委

尊屬同教授保明宗正司審察以聞見任外官奏子孫依外官法若祖宗袒免以下已有官而祖父俱亡不願出官願出外居者許置田宅產業願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法從之　韓琦乞徐州養疾上曰琦必緣呂公著事也曾公亮曰琦當乞相州今乃乞徐州意或在此上曰何故公亮曰相州實屯重兵處王安石曰琦意未必然上曰須開諭令無自疑安石曰彼初無此意何用開諭但如常批答可也候琦以人言為辭開諭未晚上從



之琦章四上上卒遣内侍李舜舉開諭琦乃止